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vibrant red with dynamic, swirling brushstrokes that create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energy. Three seagulls are depicted in flight: one in the upper left, one in the middle right, and a larger one in the lower right.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 dark silhouette of a palm tree is visible, along with a portion of a blue and white signpost.

海 鸥

(越南南方人民斗争故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

海 鸥
农 文 改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

1965年8月第1版

1972年5月第2版

1972年5月第3次印刷

书号 10106·573 每册 0.06 元



毛主席语录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再 版 说 明

《海鸥》这篇故事，歌颂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海鸥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是个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他怀着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巧妙地深入到敌人空军基地的发电厂，和战友们一起，同敌人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胜利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爆破任务，摧毁了美帝的空军基地，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本书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出版，这次再版在文字上作了修改。

一九七二年三月

在越南南方槟榔省里，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某根据地只有三十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美国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给越南人民和解放区造成严重威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决定派地下人员，炸毁敌人这个军用机场，拔掉敌人这个军事据点。

这些天来，机场上显得特别乱糟糟的：一桶桶汽油运往汽油库，一箱箱弹药装进弹药库，侦察机、驱逐机、C—47型飞机降落、起飞忙个不停。原来，美帝国主义不仅用飞机丢炸弹，还用飞机撒放化学毒药，毁坏越南南方人民的庄稼、果树和牲畜，毒害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民。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怀着深刻的阶级仇恨，用步枪狠狠打击这些美国飞机，几天就击落击伤好几十架。从此，这些美国飞机不敢白天起飞，只好在夜间出动。由于夜间飞行，这个空军基地上的一座发电厂就显得特别重要。要是发电厂不发电，机场上没有灯，飞机就无法降落，如果撞下来就

会粉身碎骨。因此，敌人对机场的发电厂特别重视：派了“美国军事顾问团”的“顾问”安德逊来厂里“办公”，还派了一批伪军来加强警卫，并且又派了一些秘密警察来厂里监视工人。敌人采取了这些“保安”措施，可是发电厂里还是发生几次停电事故，检查原因，说是技术上出了毛病。因此敌人四处物色，各方调查，需要找一个他们认为可靠而又确实懂得电机技术的人。

美国人从各方面找来找去，找到伪海军舰艇上的一个老水手。这个老水手有五十多岁了，他从小就跟轮机打交道，学得了一手电机技术，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在盘电机方面他可称得上第一流的老把式。查查这个老头子的情况，他一无亲，二无眷，孤身一人，和别人来往很少。成天只晓得埋头干活，不多说话，于是他们认为这个老头子可靠，就把他调到这个发电厂来当厂长。

尽管敌人对这个厂警卫森严，可是还是不放心。一天早晨，美国“顾问”安德逊要伪警察局长陪同他到电机房里去“视察”。安德逊来到车间里，用他那鹰钩鼻子四处嗅，那两只象鬼火的绿眼睛四处扫，察看了工人们的神色之后问伪警察局长：“这发电厂里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吗？”伪警察局长眨着两只鼠眼望了望，反

问一句：“上校先生，你怀疑吗？”安德逊听伪警察局长这样反问，心里很不愉快，他大步跨进办公室，屁股往凳子上一坐，腿子往桌子上一搁，教训伪警察局长说：“局长先生，根据我们这多年的经验，哪里有越南人，哪里就一定会有共产党的组织，难道你还不清楚吗？”伪警察局长忙点头哈腰地说：“请放心，请放心。哪里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们秘密警察局的嗅觉是最灵敏的。我有一大批手下的在这里活动，如果有赤色分子，他们发现是会来向我报告的。”

伪警察局长走出门来，迎面就走来了发电厂副厂长原十。原十是伪警察局长派到这里的一个密探。先是来这里当厂长，由于停电事故发生几次，就派那个老头子当厂长，他就被降为副厂长了。伪警察局交给他的任务，就是“监视工人的行动，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昨天，他发现青年工人阿三躲在发电房的后面观察飞机场的地形，就肯定阿三是一个可疑的人物。于是一见伪警察局长就想报功请赏，把他注意和发现阿三的情况汇报了一番。伪警察局长一听大喜，觉得这是一笔肥差，可以大捞一把油水，并且指使原十：“继续严密监视阿三的行动，跟踪追迹。”原十领到伪警察局长的秘密指令，直奔车间找阿三去了。

阿三是发电厂的电机工，二十多岁，越南南方民

族解放阵线的地下人员。这小伙子脾气急躁，心里关不住火。他听见美国飞机撒布化学毒药屠杀同胞的消息，气的咬牙切齿，心里的火直往外窜。在车间里干活摔家伙，小声骂道：“该死的强盗，总有一天要跟你们算总账的。”他骂声刚落音，具有狗一样嗅觉的原十马上走过来问道：“你嘀咕些什么？工作时间不许随便说话，难道你忘记了？”阿三横了他一眼说：“忘记了，怎么样？”原十装出一副笑脸，又带着威胁的口吻说：“还是小心一点好。出了事，美国人是不好惹的。”阿三一想到地下组织负责人老晋的指示“不要轻易暴露自己”，就把怒火压在胸膛里继续干活。

这天夜里，发电厂的工人刚刚交完夜班，天哗啦啦下起倾盆大雨，站岗的伪军都躲进岗楼里避雨去了。阿三拿起一把斧头，沿着工厂的排水道，闪电般地朝电机房奔去。隆隆的飞机马达声传来，阿三一看，两架施放化学毒药的美国飞机正返航，要向跑道上降落下来了，他决定砍断机场的照明电线，使这两架敌机坠毁，为遭难的同胞报仇。他跑到电机房后面，抡起斧头正要砍下去，突然，从旁边伸出一只手，把阿三的手腕紧紧捏住，夺下斧头说：“好家伙，凭你这样粗心大意也想搞破坏？”说罢，斧头往地下一丢。阿三一看，吃了一惊！你道是谁？原来是调到发电厂来当厂

长的那位老头子。

这老头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阿三实在猜不透。从表现来看，他性情孤僻，脾气古怪，平常沉默寡言，可是指责起人来，那副“老祖宗”的架子，也真叫人受不了。看他干活死卖力气：擦机器、抹桌板、整理工具，那怕地上的一颗钉、一块碎布，他也捡起来；下班钟敲了半天，他还在车间里打转。阿三看他这样卖力，心里很生气，还在背后骂过他：“老家伙，也不想这是给谁干活！”可是这老头子听到了骂声，还是埋头干活不说话。前天，车间里的工人对美国飞机撒毒这件事，心里恨得象火烧一样，原十威胁工人不准闹事，可是这个老头子仍旧一声不响，沉默、沉默、还是沉默。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其实，这个老头子是一位革命老战士。他参加过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斗争。前几年又在西贡秘密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一直从事地下工作。调来发电厂之前，他到地下交通站去联系，突然被敌人包围，他突围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能找到组织接上关系。调来发电厂之后，他卖力干活，要骗得敌人的信任，另外暗中寻找组织，想尽快接上关系。他在车间里干活，对工人兄弟特别留心，经过他仔细地观察，他肯定阿三是自己人。他发现副厂长原十这个狗东西在暗中监

视阿三的行动，怕阿三吃敌人的亏，于是他就暗中为阿三放哨。这天，他发现阿三举起斧子要砍电线的时候，他冲上去夺下了阿三的斧头。对敌人满怀仇恨的阿三，一心要使返航的敌机跌下来摔坏，就猛扑过去抱住老厂长，把老厂长摔倒在地。接着又去把地下的斧头抢到手里，正要朝老厂长的脑壳猛劈过去，老厂长翻身爬起，用那铁箍似的大手，一下子就把阿三的手箍住，斧头再度落地。老厂长从地上拾起斧头，笑嘻嘻地交给阿三说道：“好家伙，真厉害，差一点把你‘老祖宗’的头都敲碎了！不过，小伙子，你还嫩得点！”阿三余怒未消，用仇视的眼光望着老厂长，老厂长用温和的声音说道：“小伙子，我也赞赏你的举动！但是，你一斧头只能毁掉两架飞机……机场上还有一座毒药仓库，其他飞机还不是照样可以去施放毒药……你这样做，顶什么用？”老厂长说着就把阿三带到了值班室。阿三心里早憋不住了，说：“怎么样，要抓我，你就赶快去报告吧！”老厂长不慌不忙坐下来，笑了笑说：“你刚才做得很对，不过，这种做法很冒险，是谁叫你这样做的？”阿三想：这老头子装模作样，花言巧语，一定是想摸我的底细。就说：“谁也没有叫我做，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老厂长点燃了一支烟，还递给阿三支说：“阿三，你也许还不了解我，因为我……”

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阿三一听说他要接组织关系，心里一动：未必他是自己人？但又想他给敌人干活那样卖力气，就马上来个否定。心想：这老头子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老厂长接着说：“我对你已经注意很久了，我觉得你还没有经验，这样做容易暴露自己，原十早已在监视你的行动了，你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哪！”阿三见老厂长说的这样诚恳，心里正猜测着：这老头子可能是自己人吧？只听那老厂长又说：“阿三，你能帮我……”“帮你什么？”“你能帮我接上组织关系吗？我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阿三抬头朝老厂长望了望，怎么，他真是我们的同志吗？再一想，不能随便答应，说不定是敌人搞鬼，想放长线钓大鱼呢！就假装糊涂说：“接什么关系？我不懂！”老厂长说：“好吧，这儿不是谈话的地方。我们一路回家吧！明天你下了班到我家里来一趟，不要让别人看见，我有话要对你说。”说着就把斧头交给阿三，自己就拿起衣服，推着自行车陪同阿三出门。刚走不远，就听见叫喊阿三的声音，老厂长忙招呼阿三：“快回宿舍里睡觉去吧！原十这条狗正在找你哩！你快走，由我对付他。”说着老厂长跳上自行车，踏踏踏，朝着喊声飞奔而去。老远，阿三听到老厂长为自己打掩护回答原十说：“阿三去检查了发电机的线路的，他已经回去睡觉了！”阿三马上

就把老厂长的事向地下组织负责人作了汇报。其实，组织上早已就注意这个“老头子”，并且调查到他从十六岁起，就在海轮上当小工，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海上飘泊，跟着海船到欧、亚、澳、美、非各大洲，他确实是个老水手，现在孤身一人。但为什么失掉关系还不清楚，地下组织负责人指示阿三通过接关系把他的底细摸清楚。决定由阿三把他带到绿椰村里走一趟。

绿椰村距离这个美军空军基地只有几十公里，它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根据地的一个偏僻的村庄。在一片翠绿的椰林中，有一间简陋的小竹屋，屋里住着一个叫七大娘的，她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是这一带游击队的小队长，组织上派她和老厂长接关系。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阿三把老厂长带到这里来了。到了小竹屋的门口，阿三停住脚步，说：“到了，就在这里。”阿三进门就喊：“七大娘，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客人。”七大娘出来，一见老厂长象迎接远方归来的亲人一样，忙说：“欢迎，欢迎，快进来歇歇！”七大娘端茶倒水，对老厂长仔细观察了一番，就问：“阿三，你们是怎么来的？”阿三说：“我们天蒙蒙亮就出发，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中间保持一段距离。走了三十多里，钻进一座园林里，就有一位老大爷把我们送到一

只小船上，我们划了好半天才到这里。”老厂长急了，忙扯阿三的衣角说：“你约好接头的人怎么还不来？”阿三说：“你别急，可能还要等一会儿。”老厂长看看手表说：“约好的时间已经到了呀！”阿三说：“你耐心点儿吧！老厂长，心急吃不了热锅粥呀！”老厂长朝四下里望了望，坐立不安。他不知这位七大娘就是接头人。七大娘拿起针线活边缝边问老厂长：“听你说话的口音，不象是本地人吧！”老厂长回答：“对了，我是西贡人，因在外漂泊多年，也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哪儿的口音了。”七大娘又问：“你的家在什么地方？”老厂长回答：“我没有家了，四海为家，大海就是我的家。”说完又反问七大娘两句：“大嫂，你什么时候到的解放区的呀？家里有几口人哪？”七大娘回答：“我到解放区也不久。家里没什么人啦！老头子抗法的时候牺牲了，儿子因为反抗美伪集团也牺牲了，就剩下我这孤老婆子啦！”老厂长听到这里，心里一阵难受，说道：“是呀，现在美国鬼子又这样糟蹋我们的国家，那个家不是七零八落的？”七大娘听他这样说，还要来试探一下老厂长，故意把针上的线拉脱来穿，穿着穿着也好象老是穿不上眼，老厂长便从七大娘手里拿过针线说：“我来穿吧！你老人家的眼睛不行啦！”七大娘用双关语继续试探老厂长说：“穿针，我的眼睛是不行了；可是看人

还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看得很清楚。”老厂长一听话中有话，就觉得这位老大娘不是普通的老大娘，忙反问道：“老嫂子，你看我是什么人？”七大娘笑着回答：“你是个心里办事的人。有什么事说出来好，不要憋在心里。”七大娘就这样和老厂长边闲聊边试探，问他到过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问他是在哪里参加组织的？又是怎样失掉关系的？老厂长一听明白了，这位老大娘可能就是接组织关系的人。于是老厂长决定向老大娘讲出自己丢掉关系的真情：“在调到美国空军基地发电厂之前，组织上决定我到勒彬的一个水果店里和一位同志联系，正当我去联系的时候，交通站被敌人包围了，那位同志受伤突围出去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找到他。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和组织失掉了关系。”七大娘听了这段话，心里很激动，说：“你还记得那位同志叫什么名字吗？”老厂长当即回答：“记得，他叫南龙！”七大娘听到老厂长说出南龙这个名字后，立即起身走向椰子筐，抱着两个翠绿的椰子，放在桌子上，摆好位置；椰子的尖端，一个向南，一个向北；然后激动地说出联络的暗语：“同志，天太热，你吃椰子吗？”老厂长看见七大娘把两只椰子摆出了联络暗号，又讲出了暗语，连忙站起来说：“这椰子卖吗？”七大娘回答：“卖呀，你要吃哪一种？”老厂长万分激动地

看着七大娘说：“我要暹椰子！”七大娘极力控制住颤抖的手，指指桌子上说：“这都是。你要南边的，要北边的？”老厂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上前去，抱起两个椰子，瞪着一双含泪的眼睛望着七大娘说：“南北我全要！”这时候，七大娘和老厂长几乎同时喊：“我们要南北统一！”两位老人这时候紧紧握住双手，老厂长的热泪象泉水般地往外涌，万分激动地说：“组织啊，我的母亲，我又回到你的身边啦！”七大娘说：“老同志，我可把你找到了，没想到今天接关系的就是你呀！”七大娘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当初和老头子接关系的、受伤突围出来的南龙同志，就是七大娘的儿子。南龙在临牺牲前，把联络的暗号告诉了七大娘，叫她想办法找到这位失掉关系的同志。今天想不到在这里找到了他，心里怎能不激动呢？这时，由阿三陪同来的地下组织负责人老晋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连忙跑进屋里握住老厂长的手说：“原来咱们都是自己人。老厂长，我祝贺你。”老厂长非常激动地说：“同志们，我只身漂泊在大海上，走遍了世界上的各大洲各大洋，亲眼看到别的国家的人民反帝斗争的胜利，我就越是渴望着我们的祖国能早日统一解放呀！我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以后，虽然我脚踏异乡独立作战，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孤单。可是自从和组织失掉了关系，我就象一只孤雁，

掉了队，不知该往哪里飞翔，我浑身的力气不知该往哪里用。没有组织的指示，我不能乱动。今天我又回到了组织身边，我要求组织给我任务。”

老厂长刚说完，隆隆的飞机马达声掠空而过，紧接着传来轰轰的爆炸声，只听见外面的人群嚷叫咒骂起来：“该死的美国飞机，又在撒化学毒药了！”“快用湿毛巾捂住鼻子！”“瞄准射击，把它揍下来！”喊叫声，射击敌机的哒哒哒的枪声响成一片。老厂长、七大娘、老晋、阿三忙跑出来，看看那浑浊的天空，胸中燃起万丈怒火。阿三指着一架一架低空飞过的敌机，对老厂长说：“老厂长，这 F—105，B—57，都是美国空军基地上新到的那一批飞机呀！”老厂长咬着牙说：“狗强盗！我们应该把那个机场炸掉。”地下组织负责人老晋说：“对！我们尽快地想办法把它炸掉。”接着老晋传达上级的指示说：“敌人最近不但对越南南方扔炸弹，投凝固汽油弹，撒化学毒药，还对北方加强空袭，滥施轰炸，我们按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只要敌人空袭北方，我们就十倍百倍的回击。最近几天，咱们的游击队就要袭击这个飞机场。……”老晋话还没有说完，阿三在一旁喜得跳起来说：“好哇！我们在里面配合行动！”老厂长兴奋地摘下头上的帽子，从帽檐的夹层里取出一张小图纸交给老晋说：“这是我用半

个月的时间，画的一张飞机场的全部地形图。在这个机场底下，我发现有一条排水道可以通出去。”七大娘以游击队长的身份接话说：“好，你们配合我们完成爆破任务之后，我们在阴沟口里接你们。”他们经过周密的研究之后，决定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开始行动。

这天夜里，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批出动空袭越南北方，所以飞机场和发电厂四周更加戒备森严。四周碉堡林立，岗哨密布，自动探照灯一刻不停地照射，一队一队巡逻兵不断地进行巡查，每隔半小时，就有两辆坦克绕场一周，进行搜索，至于美军“顾问”安德逊和伪警察局长，不知在什么时间会在什么地方突然出现。气氛十分紧张。这一夜，老厂长和阿三仍旧做夜班。特务原十这狗东西，凭他那狗一样的嗅觉，象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他向老厂长交了夜班之后，却仍旧留在厂里不肯走，从外面搬来一架抽水机，假装磨滚轴的样子，用他那两只老鼠眼睛盯住阿三。老厂长把原十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看看手表，一点半钟快到了，可是阿三还不能行动，心里急得象火烧一样。他想办法叫人把原十请到电机房值班室来，说：“你怎么还没有走？”原十支支吾吾地说：“我要修理抽水机。”老厂长说：“抽水机我来修理好了，你回去休息吧！”原十说：“不行啊，老厂长，这是美国顾问安德逊急等着